

Ernest Hemingway  
Hemingway



厄内斯特·海明威作品赏析



英汉对照·世界名家作品赏析丛书

# 厄内斯特·海明威

---

## 作品赏析

李华田 卢 敏 彭 灿 编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 (鄂)新登字 1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厄内斯特·海明威作品赏析:英汉对照/李华田等编著.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1

(英汉对照·世界名家作品赏析丛书/秦秀白,李华田  
主编)

ISBN 7-81030-672-3

I. 爱… II. 李… III. 短篇小说-美国-英语-语言读物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586 号

---

出版发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汉市珞喻路 129 号,邮编 430079)

印 刷: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丛书策划:万白石

责任编辑:黄朝昉

封面设计:曾 兵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32 9.6525 印张 250 千字

印 数:0001~3000 册

定 价:10.00 元

## 序

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外国文学原著。每当我读完一部文学精品之后,我便禁不住想到高尔基为文学下的定义,即“文学是人学”。一部文学作品,其实就是用语言建构的一个“虚构的世界”(fictional world)。这个“虚构的世界”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现实世界(real world)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人,是人的心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揭示,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冲突和调和。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她)可以把人带进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让人类能够尽情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今天和过去,并从中汲取改善人生、陶冶情操的美好愿望和力量。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个野蛮、荒凉的世界;哲人贤达曾哀叹过:人,最难的莫过于认识自己。如果我们承认这点,那么我们或许更该读点文学作品。透过文学这一人类精神文明的瑰丽结晶,我们可以不断地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物质文明越来越缤纷多彩的今天,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更该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基本需求。

我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是因为它能使我接近不同时代的别国的人。人是社会的人。透过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我可以体察别国的芸芸众生是怎样生活和奋斗的,从而可以探索人类历史的脉搏,了解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对陈旧的价值观念予以否定的过程中完成对人、对生命和真正价值的肯定。阅读世界名著,实际上是以艺术享受的方式去了解世界,接触社会,认识人生和人类的历史。

我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是因为它能丰富我的感情世界。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无“情”者,非“人”也。《礼记》称,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构成人的精神世界和基本要素是情感的蕴蓄、抒发和升华。品味一部名著,其实就是感受一个比现实生活

还要丰富的感情世界的过程。人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被升华到了美学境界。“爱”与“憎”、“喜”与“怒”、“真”与“假”、“善”与“恶”、“丑”与“美”，凡此种种，都被揭示得那样鲜明、那样深刻、那样淋漓尽致。文学能陶冶情操；文学是精神食粮。其道理就在于此。

我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了解语言是如何建构那个“虚构世界”的。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人存在的领域。文学文本是人类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范例。学习语言，不读文学作品不行；学习外语，不读外国文学原著不行。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的魅力和作用恰似一幢伟大楼中的砖瓦、水泥和钢筋。品味一部文学名著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语言迷宫中漫游并接受语言感化的过程。

别人喜欢外国文学可能出于别的原因。但就我而言，以上三点是我坚持阅读外国名著的根本原因。所以当李华田同志动员组织一批年轻的外国文学学者编著这套丛书时，我不仅感到高兴，而且立即表示支持。浩瀚书海，需要导航员。这部丛书从英美文学王国里挑选出几位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巨匠，把他们代表作中的名篇或名段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稍作评析，且配注释和参考译文。这样安排应该是能够起到导航作用的。懂英语的人可以只读英语原文，品味原文的风格；不是英语专业出身的读者，可以借助注释和参考译文，学习英语原文。此外，对从事外国文学和外国语言研究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可被看作是他们的“资料员”或“语料收集员”。

在人们的心灵易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感到骚动不安的时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有勇气编辑出版这类的丛书，这充分显示了社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我想，他们心目中的文学也是人学；他们是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旗帜鲜明地呐喊：人类历史沉积下来的文明需要世代地继承和发扬。我们尊敬他们；我们感谢他们。



1998年11月28日凌晨

## 走近厄内斯特·海明威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的橡树园(Oak Park, Chicago, Illinois)。他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克拉伦斯·艾德蒙兹·海明威(Clarence Edmonds Hemingway)是个内科医生。他酷爱户外活动,要求孩子们讲究实际,不喜欢他们沉思、梦想。在父亲的熏陶下,海明威从小就养成了对钓鱼、打猎和自然生活的热爱。在他青少年时期,夏天他们全家常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Northern Michigan)的房子里。父亲常带海明威一起横过华隆湖(Walden),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出诊。这段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有以密执安北部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海明威的母亲格雷斯·霍尔·海明威(Grace Hall Hemingway)是一位虔诚的公理教会信徒,热心于教会活动,是个天才的女低音歌手。她热衷于艺术,日常生活就是教声乐、组织音乐会、绘画等等。对子女们期望颇殷的母亲悉心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和文化上的各种爱好。她坚持要海明威学习大提琴,参加他们家庭的室内小型管弦乐队。尽管海明威当时对此有抵触情绪,但后来他还是承认,对一个作家来说,学习些音乐技巧,是很必要的。这些音乐知识在他创作《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的对位结构中发挥了作用。

海明威继承了母亲的气质和艺术才华,父亲的品貌和运动本领,他性格中的两面性正是由父母截然不同的兴趣造成的。海明威的双亲对

子女要求严格。他们要求孩子们生活有规律,注意整齐清洁,经得起检查,讨厌杂乱无章。当然,这种严格要求会遭到少年海明威的反抗,他甚至两次离家出走,以示对这种家庭生活的不满。他认为自己的童年是不快乐的。这些不满和不快乐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也有反映。

海明威还在中学时就显示出了他的写作才华。1917年,他中学毕业后没有进大学,而在《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当见习记者,采访医院和警察局,工作中常接触到流血和暴力事件。短短的记者生涯一方面培养了海明威使用简洁文字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为他日后的短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对战争的兴趣与日俱增。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海明威立即志愿入伍,但因患眼疾而未能如愿。1918年初,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救护车队,当了一名司机,奔赴意大利前线。他亲眼目睹战争带来的惨祸并身负重伤,当时离他19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经过12次手术共从他身上取出近二百块弹片。意大利政府授予海明威两枚勋章,以表彰他的英勇事迹。这些在《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中都有反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海明威的身心带来了严重创伤。他的亲属回忆说,战后的海明威完全变成了一个他们不熟悉的“没有生活目标的人”。他除了写作别无雄心。1920年,他到芝加哥当了一名编辑。那年他认识了日后对他帮助很大的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并爱上了哈德利·理查逊(Hadley Richardson)。1921年,海明威同哈德利结婚,同年12月,海明威作为《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驻国外记者赴欧。1922年,海明威到了巴黎,认识了斯泰因(Gertrude Stein)、庞德(Izra Pound)、乔伊斯(James Joyce)等一批作家。他们对战后仍然存在的强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物质至上主义感到无比失望,为摆脱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感,自愿流亡到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进行艺术上的创新。海明威在此期间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1923年,他的《三篇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出版,但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1925年,在安德森的帮助下,海明威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以尼克·亚当斯为中心人物的一系列故

由于战争和多年来充满冒险性的剧烈活动造成的重创,海明威晚年健康每况愈下,情绪也日益低落,最使他痛苦的是失去了创作的能力。1961年7月,他在爱达荷州(Idaho)的家中用父亲留给他的猎枪,以和父亲同样的方式自杀。海明威死后,他的第四位妻子玛丽·威尔什(Mary Welsh)整理发表了他20年代巴黎生活的回忆录《流动宴会》(A Moveable Feast, 1964)。1986年斯克里布纳公司(Scribner's)的一位年轻编辑整理出版了他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

海明威一生中有过4次婚姻,他的前两位妻子哈德莉·理查逊和波琳·帕发弗(Pauline Pfeiffer)都比他大,对他百依百顺,给予他母亲般的爱。这两次婚姻开始都很幸福,但生性好动、还像个大男孩儿的海明威不安于稳定的家庭生活,因此导致这两次婚姻的破裂。他的第三位妻子玛莎·盖尔荷恩(Martha Gellhorn)聪明、漂亮、能干,个性极强,不愿意为了家庭生活而放弃自己的事业,这同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海明威三度离异。他的第四位妻子玛丽·威尔什既聪明、能干,又体贴、顺从,在事业上给予海明威极大帮助,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在他死后,玛丽还帮他收集,整理了不少书稿。精力充沛、感情丰富的海明威除了四位妻子外,还与其他多位女性有过恋情。海明威作品中的女主角多是以他曾爱过的女性为原型的,如一战时,他在意大利战地医院爱上的护士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Agnes Van)就是《永别了,武器》中凯瑟琳的原型。1925年他在巴黎迷恋上的女子达芙·怀特斯登(Duff Whitestone)就是《太阳照样升起》中巴莱特的原型。《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就是海明威理想中的玛莎。

海明威一生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歌颂了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但他最后却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似乎违背了他一贯的创作思想。有人甚至认为,海明威欺骗了读者,是个虚伪的懦夫。但我们认为,海明威所选择的死亡方式正是他硬汉精神的最后明证。对海明威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运动、创作和永不停息的激情,而当这一切不复存在时,他宁死而不愿苟延残喘。他不屈服于所谓的天命,他想以死来证实他对有意义、有价值的“生”的执着。

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渴望白头偕老的婚



姻,但他自己一生却数度移情别恋。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反差使许多读者难以接受。但我们认为:首先,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海明威的作品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了的理想境界。我们不应把作者与作品中的主人公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再者,海明威不是一个神话,他也无法避免性格上的缺点和不足,如偏激、自私、争强好斗、大男子主义等等。从这些我们认识了一个作为平凡人的海明威。他和我们一样共同体验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命运的挑战面前拼搏抗争,苦苦探求勇气的源泉、生命的真谛。

## 二

海明威笔下的世界非常狭小。他不善于进行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也不善于用多头线索展开复杂的情节或有众多人物参加的局面。他的世界只是一个被炮火逼在一隅,在墙上一条缝里看到的世界。他的参战经验让他念念不忘暴力和死亡。在他的世界里,有咖啡馆、钓鱼、打猎、斗牛的地方,有可以游历的国家,还有短暂的恋爱插曲,此外简直没有什么别的了。海明威的人物不会“成熟”,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和谐的家庭小圈子里。他的男主人公占据了中心地位,具有强烈的个性,勇敢、坚毅,但却缺乏多方面、丰富的性格特征。他的女主人公只起到了配角作用,以表示对男主人公的温柔、顺从、体贴。他们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不愿意思考,因为思考使问题变得复杂,给他们带来苦恼,而这正是他们竭力想忘却的。海明威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人物要求有独特的形式来表现。为此,他采用了一种精湛的文体,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一代宗师的地位。

他善于把简单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同复杂的象征主义意象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文章中常有意在言外的神来之笔。他的句子结构非常简单,常是短句,或者是最常见的连接词(如“and”)连起的并列句。他选用普通的口语,竭力简化词汇的构造,把极普通的字用得经济而又异常新鲜。他的描写常常从视觉、感觉、听觉与触觉入手,多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把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加以提炼,使读者所见正是作者所见,这就把作者、作品与读者三者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取

得清晰自然、逼真的艺术效果。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中,读者看不到传统的陈述、抽象的描写和冗长的说明。很多作品都是以对白展开情节,陈述故事,阐明主题。他的对白省略了许多起辅助、限制作用的功能词,用有节制的字眼来表现极为强烈的思想感情,把对白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海明威的对白因此被称为“电报式对白”(telegraphic conversation)。通过这种对白,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话双方的意识流动。海明威在继承乔伊斯·沃尔芙(Joyce Woolf)等大师的意识流写作手法(the technique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基础上,大胆革新,给这一技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海明威说:如果一个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部分,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威严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海明威这一“冰山理论”是在学习了艾略特(T. S. Eliot)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写作时不直接表露感情而是寻找一组物体、一个情景、一连串事件,使读者通过这些外在的事实产生某种特殊的思想感情。“冰山理论”意味着简洁性、象征性和含蓄性。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在《厄内斯特·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书中指出:一旦读者领会到海明威作品中隐于表面的那部分含义,他就会发现,象征的作用无所不在。海明威的象征手法用得颇有节制,常用来表现作品主题,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者渲染某种气氛,以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

在创作中,海明威最成功的一点是“博众家之长,成自家一体”。他吸取了众多著名作家的成功之处,将其揉合成他自己独有的风格。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口语化语言,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战争观,葛屈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散文节奏,舍伍德·安德森的简洁,埃兹拉·庞德(Izra Pound)的节律感,所有这一切在海明威的作品中自然融合,成为他独树一帜的文体风格。

① 引自《美国文学简史》,董衡巽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了海明威不同时代、不同主题、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四部长篇小说节选及一个中篇小说节选。所选材料力求丰富、典型,以期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每一所选作品都包括内容简介、作品赏析、英语原文、注释及参考译文。海明威的作品在本书中按明暗两条线索排列。明线索是把海明威的作品大致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又根据体裁分为短篇、中篇和长篇做了适当调整。暗线索是海明威的“硬汉子”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细心的读者可从各作品赏析中发现这一暗线,它把我们各个独立的作品赏析连成一个整体,以期读者掩卷之余回味、沉思,心有所得。为节省篇幅,保留精华,我们对原文进行了适当删节,删节部分一律用\*号代替。

在作品赏析中,我们以开放的思想,借鉴、吸收了现当代影响较大的几个批评流派的批评原理和方法,如形式主义(Formalism)、英美新批评(New Criticism)、社会—历史批评(Social-historical Criticism)、马克思主义(Marxist Critic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读者反应(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等,把它们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力争在理论指导下,深入浅出地评析作品。

翻译过程中,我们在努力做到信、达、雅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言学各分支,如词汇学(Lexicology)、文体学(Stylistics)、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的最新成果,在参考部分已有译文的基础上,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选文进行了重新翻译。

本书采用英汉对照形式,是为了面向广大的大中专学生及中等水平的英语爱好者,以便读者更好地认识海明威和他笔下的世界,学习英语语言,了解美国文化,寓学习于娱乐之中。

本书倾注了我们火热的激情和辛勤的汗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易其稿、奋笔疾书,有过搜肠刮肚、辗转反侧的痛苦,也有过文思泉涌、一泻千里的喜悦。到今天,终于能在海明威 100 周年诞辰之际,把这本书奉献给广大读者,以表达我们对一代大师的永久敬仰。

作为学术上的后来人,我们这本菲薄之作离不开前人的艰辛探索

和研究,我们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孩,有幸看到了前方那一片湛蓝的大海。所以我们衷心感谢所有把海明威介绍到中国来的译者、评论者。没有他们披荆斩棘的先期探索,这本书难以问世。

由于我们才疏学浅,经验不足,而且鉴于评析和翻译都有个人品味的成份,我们的作品肯定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文中疏漏、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编著者

1998年夏于武汉

目  
录

序

走近厄内斯特·海明威

*Indian Camp* ..... (1)

印第安营地

*The Killers* ..... (14)

杀人者

*Big Two-Hearted River* ..... (41)

大二心河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 (59)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 ... (91)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The Sun Also Rises* ..... (124)

太阳照样升起

*A Farewell to Arms* ..... (155)

永别了,武器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 (192)

丧钟为谁而鸣

*Islands in the Stream* ..... (220)

海流中的岛屿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 (256)

老人与海

厄内斯特·海明威年表 ..... (286)

参考文献 ..... (288)

## Indian Camp

### 印第安营地



海明威擅长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一生中共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年)和《胜者无所得》(1933年)。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小说主角都由一个重要而又神秘的人物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充当。海明威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断断续续地描述了他时隐时现的成长过程。我们将看到,尼克·亚当斯这个主角刚开始是《印第安营地》中那个天真、敏感的儿童,然后是《杀人者》中那个善良、迷惑的少年,接着他长大成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变成了《大二心河》中身心备受伤害的青年。可以这么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尼克·亚当斯”的系列小说。尼克是海明威笔下第一个主人公,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见海明威本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影子。而且海明威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塑造的许多主人公都由尼克这一形象发展而来,如《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中尉,《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尼克的成长经历、性格发展具有海明威式主人公的共性。因此,通过对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打开通往海明威神秘世界的金钥匙。

《印第安营地》是尼克·亚当斯故事的开首篇,选自1925年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小说只有二千多字,海明威文笔简练,可见一斑。但它却向读者交代了尼克的家庭和生长环境。最重要的是从这里一开始,海明威就提出了生和死这个严肃的问题,为以后的尼克·亚当斯故事设定了一个基本的、灰色的主调。

故事讲的是尼克的父亲,一位好心的白人大夫带着尼克到印第安营地为一位难产的印第安妇女接生的经历。一天夜里,尼克、父亲和乔治大叔坐船来到了河湾对岸的印第安营地。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正在生孩子,已经两天了,孩子还没落地。她躺在双层床的下铺,痛苦地尖叫。上铺躺着的是她的丈夫,3天前,他被斧子砍伤了腿,伤得很厉害。因此他不得不与难产的妻子待在一起,忍受着一种肉体之外的折磨。

尼克的父亲马上做接生准备,年幼的尼克则陪伴在旁边充当助手。在没有麻醉药、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父亲用一把大折刀给那妇女做了剖腹产手术,再用9英尺长的钓鱼用的肠衣线缝合了伤口。一个新生命终于在母亲的极度痛苦中平安出世了。手术结束后,父亲往上铺看看那位始终挺沉得住气的丈夫。只见那印第安人因为忍受不了耳闻目睹妻子分娩的痛苦,用一把剃刀把脖子齐耳割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冒,尸体全浸在了血泊之中。父亲急忙叫乔治大叔把尼克领出去,但是尼克站在厨房门口,已经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回家的路上,尼克向父亲提了好多问题,其中最寓意深长的一个就是“死,难不难?”父亲的回答是“不,我想很容易吧,尼克。这要看情况。”父亲的话对于童年的尼克自然是深邃难懂的,因为当时的他还无法渗透这种生与死的玄机。清晨,太阳升起来了,尼克坐在船上,他很肯定地认为他永远不会死。

### 英语原文

At the lake shore there was another rowboat drawn up. The two Indians stood waiting.

Nick and his father got in the stem of the boat and the Indians shoved it off and one of them got in to row. Uncle George sat in the stern of the camp rowboat. The young Indian shoved the camp boat off and got in to row Uncle George.

The two boats started off in the dark. Nick heard the oarlocks of the other boat quite a way ahead of them in the mist. The Indians rowed with quick choppy strokes. Nick lay back with his father's arm around him. It was cold on the water. The Indian who was rowing them was working very hard, but the other boat moved further ahead in the mist all the time.

"Where are we going, Dad?" Nick asked.

"Over to the Indian camp. There is an Indian lady very sick."

"Oh," said Nick.

Across the bay they found the other boat beached. Uncle George was smoking a cigar in the dark. The young Indian pulled the boat way up on the beach. Uncle George gave both the Indians cigars.

They walked up from the beach through a meadow that was soaking wet with dew, following the young Indian who carried a lantern. Then they went into the woods and followed a trail that led to the logging road that ran back into the hills. It was much lighter on the logging road as the timber was cut away on both sides. The young Indian stopped and blew out his lantern and they all walked on along the road.

They came around a bend and a dog came out barking. Ahead were the lights of the shanties where the Indian bark-peelers<sup>①</sup> lived. More dogs rushed out at them. The two Indians sent them back to the shanties. In the shanty nearest the road there was a light in the window. An old woman stood in the doorway holding a lamp.

Inside on a wooden bunk lay a young Indian woman. She had been trying to have her baby for two days. All the old women in the camp had been helping her. The men had moved off up the road to sit in the dark and smoke out of range of the noise she made. She screamed just as Nick and the two Indians followed his father and Uncle George into the shanty. She lay in the lower bunk, very big under a quilt. Her head was <sup>turned</sup> ~~truned~~ to one side. In the upper bunk was her husband. He had cut his foot very badly with an ax three days before. He was smoking a pipe. <sup>②</sup> The room smelled



very bad.

Nick's father ordered some water to be put on the stove, and while it was heating he spoke to Nick.

"This lady is going to have a baby, Nick," he said.

"I know," said Nick.

"You don't know," said his father. "Listen to me. What she is going through is called being in labor. The baby wants to be born and she wants it to be born. All her muscles are trying to get the baby born. That is what is happening when she screams."

"I see," Nick said.

Just then the woman cried out.

"Oh, Daddy, can't you give her something to make her stop screaming?" asked Nick.

"No. I haven't any anaesthetic<sup>③</sup>," his father said. "But her screams are not important. I don't hear them because they are not important."

The husband in the upper bunk rolled over against the wall.

The woman in the kitchen motioned to the doctor that the water was hot. Nick's father went into the kitchen and poured about half of the water out of the big kettle into a basin. Into the water left in the kettle he put several things he unwrapped from a handkerchief.

"Those must boil," he said, and began to scrub his hands in the basin of hot water with a cake of soap he had brought from the camp. Nick watched his father's hands scrubbing each other with the soap. While his father washed his hands very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he talked.

"You see, Nick, babies are supposed to be born head first but sometimes they're not. When they're not they make a lot of trouble for everybody. Maybe I'll have to operate on this lady. We'll know in a little while."

When he was satisfied with his hands he went in and went to work.

"Pull back that quilt, will you, George?" he said. "I'd rather not